

诗画横溪

横溪文化大觀

第二卷

主編 杜建海



寧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封面设计 陈杰

ISBN 7-80602-818-8



9 787806 028186 >

ISBN 7-80602-818-8/K·53
定价：(全套三卷) 96.00元

诗画横溪

张全民 杜建海 编注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画横溪/张全民,杜建海编注.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4.10

(横溪文化大观;2)

ISBN 7-80602-818-8

I.诗... II.①张... ②杜... III.①诗歌—作品集—中国②散文—作品集—中国 IV.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8549 号

横溪文化大观

作 者 杜建海等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封面设计 陈 杰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30

字 数 725 千

版次印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2-818-8/K·53

定 价 96.00 元(全套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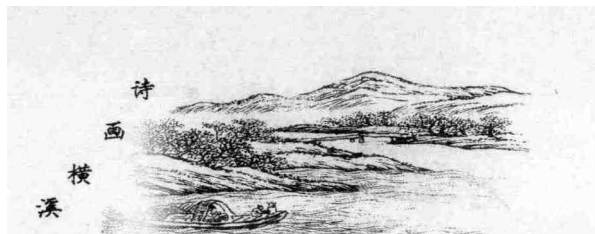
总序

杜建海

横溪是一个浸淫着文化的地方。

活泼多姿的地域文化，犹如血液在她凹凸有致的庞然身躯里流淌着，如此丰盈跳跃，因而古镇横溪就有了一种千年不散的原生力，有了一种灵气和活力。

地域文化的特质，大都得自迥然各异的地理环境的孕育。横溪文化诚然如此。现在的横溪镇隶属宁波市鄞州区，地处鄞奉两地相交处，由原来的横溪、金峨、梅岭三乡合并而成。东面是碧波万顷，欲与杭州西湖媲美的东钱湖，翻越山岭，为鄞东塘溪管江；南面为奉化莼湖、裘村，稍往前行，即可莅临烟波浩渺的象山港，渡船向东为象山半岛，南走为宁海；西面为奉化白杜、西坞，古墓子国和秦汉时鄞邑的治所；北面为鄞州的云龙、甲村，可以眺见甬城。由古及今，横溪一直是个交通要冲，南北走向的横溪大道尤为闻名，而横溪岭、亭溪岭、道成岭、徐盛岭等均为山道。无数政要文人、商贾草民或匆忙或悠闲行走其间。横溪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以金峨盆地为中心，东为白岩山、大梅山，西为金峨山、五峰山。两边的崇山峻岭孕育了横溪的母亲河——金峨溪，过大岙，流经西山诸岙直抵平原，改名为横溪（又曾名金溪）后，穿越现在的金溪村，汇入前塘河，成为流向宁波的重要河流之一，而前塘河上的航船则成了这个古镇与宁波相互沟通的主要交通工具。横溪文化的诞生、成长，就是



那山、那道、那水的承载，和无数骚客草民遐思不绝的结果。

横溪文化的源流绵亘，来自代代因袭、层层累积的人文历史的传承和宏大。一个镇域的文化如此丰盛，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横溪文化的丰富性，可以概括为五种表现形态：

第一，山水文化。横溪多名山胜境。大梅山层峦叠嶂，风雨摇翠，保福平旷，一峰独秀，梅溪潺潺，龙潭迭现；金峨山挺拔高峻，峰回路转，神螺拥秀，山溪瘦曲，飞瀑悬泻；其他诸如高耸入云的白岩山，烟雾锁岚的白云山，擎剑刺空的百步尖山，秀丽盘亘的择阳山等等。还有匆匆奔跃的金峨溪，悠长温和的横溪，乘势跌宕的梅溪，蜿蜒流幽的亭溪，不一而足。好山好水吟好辞。横溪这一幅幅山水风景画轴，招引了众多文人墨客，激发了多少诗情文思，涌现了一大批佳词华章。《诗画横溪》卷就汇集了众多吟咏横溪山水风情的诗文。

第二，寺庙文化。好山好水站寺庙。横溪的金峨山、大梅山历史上均为佛教名山。山上的金峨寺和保福寺、护圣寺，都是唐时兴建，兴盛于历代，包括其他山上的五峰寺、白云寺、择阳寺等等，都出现过一批高僧，游历过一批名僧。最为著名的和尚当属唐代的百丈怀海、大梅法常，宋代的大梅法英、北磬居简、物初大观、虚堂智愚，元代的无学祖元、古鼎祖铭，明代的清澹，清代的太虚；其他有如唐宋时新罗（今韩国）的迦智，日本的道元、心地觉心、源心、南浦绍明等。同时历代达官文人纷至沓来，履痕不断。唐代在金峨山上挥就《题四明金鹅寺壁》的吕岩（洞宾），推崇大梅法常使之声名远扬的庞居士，宋元至明清的著名文学家陆游、戴表元、乌斯道、屠隆等，历代朝廷重臣王安石、舒亶、汪大猷、楼钥、史浩、郑清之、王应麟、袁楠、张邦奇、沈一贯，以及民国时代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与横溪的寺庙结过不解之缘。他们的相继踏足和众多遗墨，使横溪名扬四海，经久不衰。而纪念忠勇武将楼茂邦的楼君庙，纪念兴修水利功臣赵氏兄弟的横塘庙，以及宰臣郑清之、张邦奇墓葬的功德



庙等等，都在当地留下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中国寺庙的文化情结古今难解，挥之不去，寺庙成了哲人智者、凡夫俗子讴歌大自然，宣泄人生，清醒世间的最好倾诉对象。

第三，教育文化。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教育兴一方人。横溪历史上进士、举人不断，文章家、诗人屡出。直到现在，为官一方，经营实业，置身军界的人士为数不少，教授专家、善者乡贤更是层出不穷。走进每一个村庄，每一所学校，都能听到声名在外的俊杰英才。尽管这些横溪籍名人称不上名扬天下，誉满全球，但足以令横溪引以为豪，熠熠生辉。这些优秀人物在本书的每一卷里都有笔墨论及。名人辈出的基石是教育文化的长盛不衰。横溪从古到今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有史可稽，河头村宋代时蔡氏、陆氏重视私塾、科举，先后出过进士多名。四明大儒黄润玉在横溪创办了明代宁波最早的书院——南山书院，培养了一批经世济国之才。清末民国初期，横溪各村乡贤募资兴办小学，振臂云集，为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横溪籍人才的涌现打下了基础。特别是正始中学迁址横溪以来的60多年间，为横溪及周边地区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同时学校教育提升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知识素养。文化横溪的业绩，正始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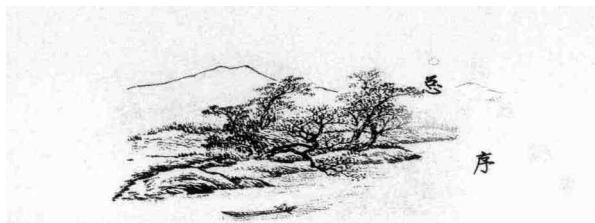
第四，村落文化。民间文化掩映于村落间，扎根在百姓中，这在聚族而居的村庄表现得更加突出。横溪百姓大多族居，人数较多的大姓，金蛾片是任、陈、肖、杨，梅岭片是俞、钱、徐、吴，横溪片是王、陆、杨、张、钱，其中横溪片的陆氏、王氏和金蛾片的陈氏、任氏为旧时望族，名人迭出，文化深厚。横溪各村虽经“文革”荡涤，但有志之士冒着风险，仍保留了不少族谱，至今富有价值的为河头村陆氏宗谱、上街村王氏宗谱，以及近年编写的《俞山村志》和“志谱合一”的《钱家山志》。这次组织编写村史，各村认真部署，落实人员，千方百计搜集整理原始资料，材料详尽有据，把每一村落的生存环境、人物活动和经济、文化特色都充分地记录描述出来，将成为后人珍贵



的文化遗产。这种对文化的敬重和热忱，让人不胜感慨。适逢《千年横溪》卷编撰之际，横溪镇行政村撤并了一半以上，从原来的31个减少到15个，而且最近十年间梅岭山民百分之九十从高山外迁，有些村已经有名无实，这使得村落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更加富有意义，更为及时。

第五，传说文化。文化传播的一种比较原始又十分鲜活的方式，是民间口头文学。口耳相授，代代相传的故事和传说在横溪尤其丰富。从地域分布看，金峨、梅岭、横溪三地都蔚为大观，主要集中在金峨山、大梅山、酒埕岩和栎斜村一带。特别是金峨山景观和寺院相关的故事传说，因其生动众多，已经由麻承照、应长裕两位先生搜集整理，结集为《金峨山金峨寺》一书出版。栎斜村明朝义士杨苗的困顿发迹、捐粮助国、富奢没落的经历，在当地广为流传。而大梅山上梅福修炼的传说，大梅法常的“梅熟”禅传和义虎的故事，折射出一种人生的思索；那大梅老树虬干的传说，充满着诡异、绚丽的色彩。《传说横溪》卷编撰者耗时两年整，足迹遍至横溪的每一村落、景物，进行了认真的记录、整理和创作，于是有了这一道道丰盛的故事传说大餐。

综观横溪文化纷呈多姿的表现，以及林林总总的辞章，在细细品味、认真咀嚼的同时，不免要探究横溪文化的灵魂特质是什么。以本人一己之见，横溪文化的内核似乎可用“安适”进行提炼和概括，表现为古往今来对洒脱自如的生活境界的憧憬和颂扬，人居与自然的和谐，生活与人文的协调。这种追求，在横溪已演绎成为一种生存哲学。现在的横溪镇，生态环境之美，民间文化气息之浓，在工业化一路高歌，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实属稀罕不易；正始学子求知如饥似渴，走上社会后，学者专家之众，达官富豪之寡，亦往往令人不得其解。而千年以来，横溪文化的灵魂特质不正是这种现象的最好的注脚？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安逸平和、闲适自如的生存状况，又有多少世人期盼着、羡慕着。这就是横溪文化的全



部生命力之所在。于是挖掘、弘扬横溪文化，创造、丰富横溪新文化，便成为每一个与横溪密切相关的组织和个体的责任和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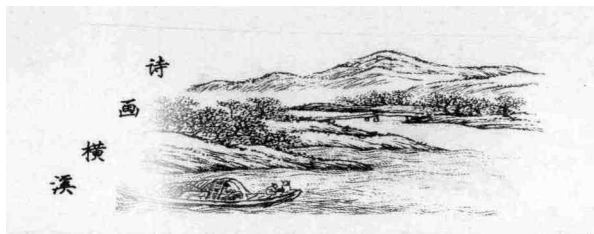
这套《横溪文化大观》一共三卷，看似粗疏不分、良莠不齐的汇编，旨在为横溪收集保存文化的原始积淀，是为后人对横溪文化进行梳理的奠基之举。在组织编撰的两年间，我们为横溪文化的丰富灿烂而惊讶，为横溪文化的厚重深远而叹服，为能够搜集整理横溪文化而庆幸。这是一种与文化结缘的机遇，一种生活阅历的文化蓄积，一种文化对人生的锤炼。

横溪浸淫着文化，文化创造着横溪。

横溪因文化而彰显，因文化而恒久。


2004年5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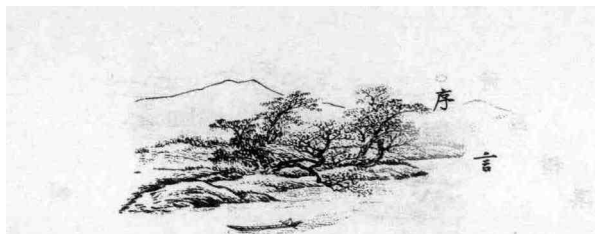
序 言

张如安



文化的发展,既有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又存在着客观的空间差异。代表主旋律的时代文化可代表空间文化,但不能覆盖所有的空间。相比较而言,时代文化具有多变性、突变性,而空间文化则相对稳定。从地理上说,空间文化往往是以地域(区域)来界定的。一个地域文化生成之后,居于这一地域的主体也必然地被自身创造的文化所锻造和陶铸,从而使地域文化的演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自律”。地域文化虽然也不断地更换着血液而融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格(即超地域的文化趋同性)之中,同时“自律”性也不断地演绎着地域文化的“个性情调”与“风土特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绚丽多姿,它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与其所处的各地的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经济状况、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梁启超曾经指出:“中国之大,各区域遗传实况,环境之相互差别,盖甚曠。必先从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后可以观其全。”因此,对区域、地域文化的演变加以深入探测,不但是合乎逻辑的学科选择,而且通过挖掘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对于培育和重振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近年来,适应地方建设的需要,区域或地域文化的研究风起潮涌,一批批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引起了文化学术界的重视,也受到



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四明之地有着7000年的绵长历史，曾发展出灿烂辉煌的文化，拥有着鲜明独特的人文个性，积聚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吸引着很多文史爱好者探寻其浓郁而厚重的历史底蕴。我自己就与浙东文化的研究结缘了20年，内心一直主张对浙东文化进行“有序梳理”，但力有未及，也只能时常发表一勺之见，以文会友，乐在其中。由此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地方文史爱好者，横溪镇党委书记杜建海就是其中的一位。几次晤谈，我发现他有着极为浓厚的横溪情结，他对横溪历史文化的熟悉和热爱程度远远出乎我的意外。他自豪地说：“横溪浸淫着文化，文化创造着横溪。”是的，这一点无法不让我认同。因为钱岙遗址表明，早在商周时代，横溪镇一带就是人歌人哭的聚居点。东吴时横溪一带人任奕为“文章之士，立言繁盛”，所著《任子》，不但“发挥隐微，翼赞风教，悯世之切，悲世之深，纯乎纯者”（张寿镛评语），而且文采斐然，语言精粹，不愧是开创四明子学与文学的先驱。唐代禅僧大梅法常流传于世的“语录”，更是禅宗公案史上最早产于四明的经典话头。明初横溪又生活过一代名儒黄润玉，对浙东学术的发展有所推进。不必一一列举，仅此就让人确信，横溪确实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文化镇域。于是，“对横溪文化进行梳理的奠基之举”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就这样，他邀集了当地的文化爱好者，首次对横溪文化进行了搜集、整理，结集为《横溪文化大观》。我有幸阅读了第二卷，他和张全民一起编注的《诗画横溪》的初稿和修改稿，并曾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因我爱好浙东文化，也曾出版过粗浅的研习之著，他不弃敝作，反复殷嘱我为《诗画横溪》撰写序言。然而我非名流，为文向来自娱自乐，从未为人写过什么序言、前言，沉吟再三，深知推却为难，只好破例了。

《诗画横溪》选录与横溪有关的历代诗文，按区域分《金峨山》、《大梅山》、《横溪》三编，每编前有精要凝练的导语总揽全局，下则先诗后文，按时代辑录相关文献，古今兼收，排列有序。毋



庸置疑,任何诗文选在原始文献的取舍之际,实际上均包含有作者在现代意识引导下的价值判断。但我还是想从读者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阅读感受,或能发其意蕴之一二。大致说来,《诗画横溪》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陈迹千年留雪爪——体现为史料的价值。在横溪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发生过无数的历史事件,活动过众多的历史人物,然而在时间的无情冲刷之下,一切如过眼云烟,能够沉淀下来的究属凤毛麟角。如果我们再不加以抢救,很快就会出现“雪爪不留鸿又去”的深深遗憾。《诗画横溪》的编纂者在汗牛充栋的史料中寻寻觅觅,从别集、家谱、地志等各类文献中淘选出不少有价值的内容,通过他们的钩沉发掘,辑录保存了大量横溪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方面的信息。试举古代文献中的若干例子为证。

钟灵毓秀的横溪山水,在明代曾诞育了一代名儒黄润玉,他的著作极富,其中的《宁波府简要志》、《海涵万象录》一直是笔者研撰浙东文化的重要参考书,遗憾的是他的《南山稿》一直无缘读到。《诗画横溪》对于这位乡贤非常重视,收录的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详述了黄润玉的生平事迹,此外还选录了全祖望的《横溪南山书院记》,记中赞扬黄润玉之“讲学敦朴而厚重”,注经“宗朱而不尽合于朱”,这对于研究这位名儒的生平和浙东学术思想的演变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书中选录的明代陆修的《农庄记》,文短而趣深。他所经营的农庄,颇为别致,“仆耕而主馐,较晴量雨,情至洽也;饥食渴饮,思至周也。辨其勤怠劳佚而赏罚激劝之,心至公而法至善也。馐农之暇,行坐于庄之前后左右,临清流而吟咏,招同志而笑谈。鸡犬桑麻,触目成趣。”这个农庄中不但看不到剥削,而且几乎消融了主仆的等级色彩,而代之以温和的道德考评和相对平等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但充满一种浓浓的人情味,而且更充满一种浓浓的文化味,所以陆修的农庄较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自然更为进化。明代



中叶的横溪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农庄，确实让我感到有点惊讶。这与其说是农庄，不如说是明代士人创作的诗意盎然的生活小品。这种“小品”不但使我们看到了时代的演变，而且从中折射出明中叶横溪士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以及他们所营造的一种能够“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

栎斜村的丁湾自汉以来就是甬地一处重要的聚居点，至今遗存的汉墓群折射出古老生活文化的光辉。丁湾人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同时也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基因。清徐时栋的《丁湾社碑文》叙述的是清代的丁湾风俗：“鄞之东有丁湾村，聚姓百家，所以岁时报赛者，筑土为坛，奉枯木而已。”但徐时栋探根究底，溯源至古代的民社，认为从清代丁湾民社中“犹得见先王之遗意”。不但如此，他还通过对丁湾民俗的考察，得出重要的结论：“自社制不行，坊隅村落，各有里神。以意造衣冠状貌，亦各有姓氏。崇之以土木，享之以牲牢，穷奢极巧，先王之法荡焉无遗。丁湾虽僻，不图犹得见之。且夫坊隅村落之各有里神也，岂天降而地出哉？其始皆社也，其后好事而有力者，变置而铺张之，风移俗易，蔓延以遍于天下。”徐时栋的《丁湾社碑文》目光深邃，以小见大，立论渺远，为考察浙东之坊隅村落由崇社到普遍崇祀里神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和视角。

而董沛的《吴家山记》，短短一文所追记的是咸丰年间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吴正祥倡乱事件的经过，给人们以很多镜鉴。比如吴正祥通过“以符法饮人”的手段使“县民神之”，从而在经济上达到“暴富”，接着又“号召其党，编立名册，署将帅官属”，并且拿无辜的小贩祭旗，企图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好处。依董沛的记载，这很像是一次民间邪教的倡乱事件。而当时因“东南承平久”，长期以来政府官员由于疏于防范，“郡县骤闻乱，骇愕失措”，政府在紧急事态面前陷入了应对的窘境，即使在现代社会，民间邪教的倡乱事件仍未完全绝迹，政府如何防范这类以邪教面目出现的民间暴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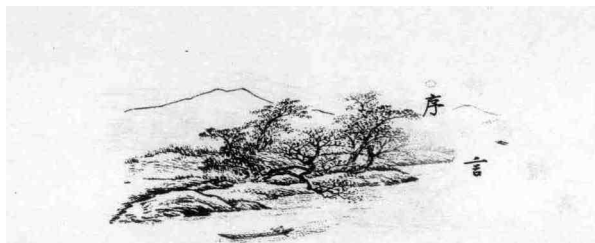


如何在紧急状态下启动社会应急机制,确实是发人深思的。

总之,《诗画横溪》作为当代人对古今横溪地方文献的一次奠基性的集中选编,蕴蓄着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弥补了地方志的不足,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挖掘提供了难得的文本。

(二)名山无景不诗情——体现为文学的价值。《诗画横溪》收罗的历代诗文,有很大一部分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部分作品,描写自然山水景致的占了很大的比重。古人曾说,丘壑旷乎情怀,文章假之天地。横溪千峰竞秀,万壑流清,争胜景于四时之间。这里有听不完的松涛呼鸣、鸟语清婉,看不尽的岩嶂幽峻、湖山佳丽。流连于此的诗人,自然能得山水之助,发山水之性灵。善于为横溪山水的丰神写照,是吟咏横溪山水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诗人眼里,横溪永远是一幅品味不尽的天然图画,正如画家沙耆所云,“缓步寻山如读画,晓风残月过横溪”。历代迷恋和欣赏横溪山水的诗人们,善于捕捉山水景物的变幻,倾激情于笔墨之中,传递出诗人的独特感受,通过他们的着力描绘,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如画的世界。

品味歌咏横溪的作品,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性特点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主宰横溪数千年发展历程的农耕文化奠定了横溪文化的主调,也锻造了横溪恬静、安适、平和的地域个性。这里“人情古朴,理乱不闻,樵采于山,农歌于野,熙熙皞皞各乐其乐,不啻一世外桃源”(卓雨亭《游金峨寺记》),所以横溪自然也就成为诗人们的精神家园,产生了不少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诗。宋郑清之《金峨途中》写道:“石路萦纤水绕村,酒帘深处见柴门。横塘树密鸠携妇,老屋篱深犊有孙。麦苍菜花成锦绣,笋芽蕨甲当鸡豚。竹舆莫作追程去,半似桃源欲细论。”这里,山萦水绕,景色清幽,映入眼帘的庄稼生机勃勃,野鸠携妇,老牛舐犊,连动物都一片爱护情深。柴门作客,略无矫饰,充满田家风味的笋芽蕨甲摆上案头,不惟显示农家生活的真淳简朴,也让诗人津浸于农家园蔬胜过鸡豚的鲜嫩滋味,这能不让人产生“我来便欲兼忘世”的感受吗?诗人无须精



雕细刻，只将他的所见所闻随手拈来，满园风光已历历如绘。此外如卓雨亭《金峨十景》中的《孤猿啼晓》、《曲径听涛》等，都郁有田园风味。

书中选录的诗歌虽然题材相对较为集中，但风格不一，手法各异。有的善用色彩，宛有画境。横溪的自然山水拥有丰富的色相和深浅浓淡的色阶，它们的相互搭配和组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色彩情调，使人享受到丰富的美感。如王嗣爽《游金峨寺》“树老红初莹，山明翠欲流”，是色彩的和谐；庄莘墅的“远近争看冈若画，高低叠折翠交加”，是色彩的立体美；他的“吹翻树树青青色，吐出山山叶叶红”，是色彩的动态美；朱凝霞的“云岚低压翠如滴，枫叶乱翻色更浓”，是色彩的错觉美；更有康筠庭的“满山枫树经霜后，血滴滴红夺晚霞”，作大板块的色彩渲染，夸张而绚丽。高明的作家或借色传情，或运情人色，不惟尽情地展示了大自然的斑斓本色，也尽情地展现了主观心灵的色彩世界。

还有不少诗歌“立象鸿濛”，想落天外。吟咏横溪的诗歌不但有许多情景交融、具体可感的具象形态的艺术境界，还有很多空灵飘渺的虚幻形态的艺术境界。记得郑板桥有诗“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象有真魂”，必在画面的空白处寄托画意的“真魂”，在空灵的意境中表现神韵，能使欣赏者获得有别于具象美感的意象美感。诗人们来到横溪，发出了“如此风光数浙东”和“无穷鲜艳难摹写”的感叹（王珪《金峨十景·秋枫吐艳》），这就为诗人的心造自然提供了无穷的审美创造的空间。面对万千多变的自然，诗人想象的翅膀常常会不自觉地飞翔到诗境所规定的范围之外。横溪的山形千姿百态，有的刺空插云，无名氏《孤峰插云》写道：“一柱擎天接翠霄，崔嵬山势若峰腰。倘教虹彩为强弩，假与钱王好射潮。”作者凝视着插云的孤峰，突发奇想，将山峰想象为箭，欲化彩虹为强弩，居然为钱王射潮打造出一把超级武器，字里行间不惟充满着诗性智慧，而且也透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意志和力量。这也正如韦



勒克·沃伦所说：“背景也可能是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如果是一个自然背景，这背景就可能成为意志的投射。”横溪的山除了刚性之美外，也有的粉态姿容，含笑迎人，富有阴柔美。读吴振藩《神螺拥翠》：“神螺孤立碧云虚，含笑迎人意自如。翠髻挽成新雨后，风鬟梳罢夕阳初。淡妆浓抹随烟换，粉态姿容向日舒。别有丰神难写照，霞红露白月明余。”活脱脱一个风韵妙绝的女郎，怎不令人无比爱煞！从自然山水中凭空幻化出人性人情，让自然景物抹上浓重的人物性格色彩的，还有吴振藩的《孤峰插云》“昂头要看扶桑日，含笑深藏细柳腰”，一昂一藏，“女郎”的风神佳绝。剑阳子的《秋枫吐艳》则另有一番想象，“羽客何因醉态斜，饮酣天酒卧丹霞”，那红艳欲燃的秋枫，仿佛如羽客用团瓢饮酣天酒，醉卧丹霞。这种基于诗境而生的神境化域，真可谓得意于烟云之外，回万象于笔端，充满一种浪漫奇幻的美感。

吟咏横溪的诗歌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就是着力于描绘变化流动之美。不但体现在动词的运用常常令人击节赞叹，如吴达三“历乱枫林闹晚霞”，朱伯龙“明月有情度林壑，秋风尽力劲芭蕉”之类。动词的巧妙运用，使画面更见精彩。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变化流动的物象在很多时候又具灵性慧欲，如朱伯龙诗“白云来去犹相识，时向林泉语短长”，卓士莽诗“昨夜东风齐努力，万红千紫满林边”，庄莘野诗“勾引清风勾引月，半身香雾半身云”，你看，白云竟然“相识”，东风知道“努力”，竹子晓得“勾引”，真是象成于心，情满于怀，也就莫怪“山僧笑我情多”了。

一勺横溪水，一抹金峨云，在诗歌的笔下就能酿造出无限的诗情，就看你如何流连，如何陶醉了。

(三)一笑拈花四座空——体现为禅悟的价值。在横溪的历史文化遗存中，佛教文化举足轻重，有着远远超越地域的影响。自唐以来，横溪的金峨山、大梅山就是禅宗史上的名山，大德禅宿主席其间，一直到明代以“道德之丛林”享誉四方。尤其是大梅山法常



和尚“梅子熟”的故事，还是禅宗史上蜚声丛林的一则公案，暗藏着似乎永难参透、参尽的禅悟意蕴，正所谓“梅熟山间那得知”。大梅山之“梅”也就由此演化为一种文化符号，释放出无穷的解释空间。禅宗本来就是讲一切无执、不立本体的，固不论古人之意见纷纷，本书选录的几篇现代人的作品，就从不同层面进行了各自的解读。释依空《神光闲境》用现代散文笔法对大梅和尚的故事进行了生动的演绎，恰到好处地揭示了法常“梅子熟”公案的禅悟价值，那是宗教人士菩提智慧的清凉流洒。张全民的《凝望梅岭》则从对现实人生一连串“无来由”的生存困境的自我质询中，从法常的禅话语中获得了启迪，从而达到一时的心灵上的宁静和慰藉，这是现代文人的一种人生观照。我不否定他们各自的灵心慧解所得的价值，然而我更愿意用第三只眼，从学理的层面探梅寻梅。当我应张全民之邀第一次来到大梅山，终于豁然开悟了。我以为法常的禅思想一直坚持“即心即佛”，哪怕自己老师的提法改变了，他也决不随风而转，而是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法常也由此锻铸出原初的浙东文化主体自觉的意识。不是吗？明代横溪儒家学者黄润玉宗朱而不唯朱是从，传黄润玉之学的镜川杨守陈大胆地提出“岂可独信一经之文，偏徇一家之说”。所谓一经之文、一家之说，即指朱学而言，他特别强调要用心悟求的方式求得圣贤之真旨。从法常和尚的“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到黄润玉及其后学的不唯师从，敢于提出己见，我认为在学理上蕴结着一脉相承的自主精神，这就是我这个现代学子所认定的浙东文化的独立品格，也是我最愿意皈依的文化之根。

横溪的禅文化不独是浙东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其影响直达域外。元代横溪曾孕育了一位俊杰禅师无学祖元，他在南宋正式灭亡之年，远赴日本。他所倡导的“老婆禅”（原是指传禅者在讲授禅法时，如同老妇人教人心切，反复叮咛，详加解说的做法，这里主要是日人对祖元禅法的一种爱称），亲切管用，故长期受到日本禅